

温暖的冬天

程 樹 楨 著

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目 錄

一、 思考·····	(1)
二、 商量·····	(4)
三、 刘西正的家庭·····	(12)
四、 于老漢的心·····	(18)
五、 第一次會議·····	(26)
六、 組織·····	(33)
七、 好人和坏人·····	(36)
八、 沒想到的問題·····	(45)
九、 決定了·····	(48)
十、 擺脫統治的人·····	(51)
十一、 又落后一步·····	(57)
十二、 彭書香的祕密·····	(62)
十三、 娘有病了·····	(70)
十四、 在党小組会上·····	(74)
十五、 兩個墨斗·····	(78)
十六、 逃脫·····	(82)
十七、 小組長会·····	(84)
十八、 富順的家庭革命·····	(87)
十九、 緊急會議·····	(94)
二十、 糊涂变清了·····	(98)
廿一、 彭書香露底·····	(104)
廿二、 書香的醒悟·····	(108)
廿三、 集上來人·····	(114)

一 思考

一所兩間大的西房里。鳳英坐在床前，翻閱着剛在夜校里學過的一課書。她一氣唸了四五遍，直到全課都會背誦。她想掏出鉛筆在練習簿上再寫几遍，然而天氣太冷。剛從夜校回來時在路上臉被寒風刮得發疼，這時又有些發熱；手凍僵似乎還沒有暖過來。“睡覺罷。”她自言自語地說。她知道志臨開會回來的晚，不想等他了。

她被窩還沒睡熱，房門忽然開了。進來一個人，一瞥影子就知道是丈夫回來了。志臨用手電筒照着床上，摸被子的那頭，看樣子是要睡了。鳳英有些詫異：以往他回來總是要點上燈，俯在床前的桌上看報寫字的，那怕回來得很晚也要忙着掏出他那有紅格的本子寫些什麼，輕易不肯間斷過。今晚她總覺着與往常不一樣，好象有一種特殊的嚴肅氣氛，使她禁不住要問他：“怎麼回來這樣早？就睡嗎？”“嗯。”

她好象聽見他長長地嘆了口氣。她覺得他向來沒有這樣嚴肅，分明是又有什麼問題纏住他了。

志臨是青年團員，1955年暑期初中畢業，就參加了農業勞動。他辦事向來沉着、有計劃，並且可靠，隊裡有什麼事干部總先和他商量，都相信他是有文化的人，政策理解

的透澈。他是隊里的會計，社員們也很信仰他，就是最頑固的老漢一提起他也翹起大拇指說：“哼！俺那會計，可是小包公！賬目上小葱拌豆腐，一青（清）二白。”十月間他被選為團支委後，辦事更虛心、細致，思想上更時刻想着羣眾。第二年二月間，初建起的高級社底子空，幹部又缺乏經驗，社員中有一半困難戶，問題一時解決不了。他整天不多說話、不看書，也不寫字，夜里說夢話也是正和幹部商量解決問題哩。直到三月，社員們有的治淮去了，有的到河西工廠包工蓋房去了，……生活都解決了，他才高興得有說有笑了。麥收時因為下連陰雨，麥子在地淋着，他焦急得吃不下去飯；搶救回來後，他熬得兩眼帶紅絲，還連夜不停的翻騰攤到屋里的濕麥籽……鳳英想到這裡，心里有一種無限溫柔的感覺，她恨不得能幫助他想些辦法。她關心地問：“開會沒研究什麼嗎？”

志臨本來不打算將問題告訴她，這時听她問，就想起鳳英雖是一個家庭婦女，腦子可靈動哩，結婚後一年來，幫助自己解決問題不只一次了，尤其自從上夜校學習，思想更有進步。他從社里開會回來，和劉成運一路走着就商量這件事，躺到床上還是一個勁反復在考慮，心里已多少有些底。鳳英既問，就從根本說給她听吧！

“咱這是災區，光靠農業上收入，可不夠社員生活上需要呀！”

“水淹啦，誰能不知道。隊里都搞的有副業，誰家的生活也沒有發生問題。”

“秋後搞運輸，各隊都賺錢不少。據現在算起來，一冬是沒有問題了。但還得繼續搞，否則開春臨時抓就沒辦法。”

你說，眼看數九了，冰天雪地的該怎麼辦？”

“慢慢想辦法嘛，光着急也解決不了問題。”她听着丈夫說話，好象每一個字都是從思想深處挖出來的，說的又慢又沉重，似乎話把他的嘴壓得發顫，她心痛丈夫勞心，只得拿話暫時安慰他。

“現在有個辦法，可能保證開春社員的生活，就是有個問題沒法解決。”

“啥問題？”鳳英着急地問。

“室外副業沒法搞，政府給提出搞室內副業。上午供銷社的訂購員老宋來啦，找我訂合同購鋪板、桌子、洋鎚把等，他說就是為了生產救災。咱社幾個木匠都調平頂山去了，沒有木匠，賺錢多也沒法搞呀！在社里開幹部會決定各隊在各隊搞，在隊里想辦法。我考慮着就拿咱這第四隊來說吧，沒一個人會，要買一套工具叫年輕人學，連大鋸也不會拉，能行嗎？誰又願意學呢？”

“第七隊劉元興老木匠不是沒調走嗎？向他請教不行？”

“提到他了。”志臨說，“可是他現在六十多歲了，全社就他自己，會上研究的是叫他來往到各隊拚材料、打墨綫。他那麼大歲數，在寒冷的三九天，全社三、五個村他願意跑嗎？就是他願意，別人能學會嗎？”志臨想叫鳳英參加工意，一連串的提出好些問題。

鳳英激動地說：“做木工活是眼勁，是一種技術，什麼器具都有樣子，比着都可以做成。何況還有老木匠指教，不更好做嗎？啥事都是人學的，活到老學到老，你們都是年輕人，還有學不會的道理？別人不願學，我看你應該帶頭哩！”

志臨聽她這麼一說，心里更有底了，心坎里有說不出的

高兴。

他听听外面一点动静也没有，知道夜已深了，爹娘早就睡着了，就翻了个身，也睡着了。

二 商量

早晨雾气很大，相离两三丈远就看不清人的脸，于志临起床很早，他想利用早晨这个空，找队长成运，商量上午先在队里开个全队社员会，讨论搞木工活的问题。

一丝风也没有，天不很冷。志临穿过大雾往成运家走，正走到离成运家门口不远的地方，听见左边胡同口“咳、咳”几声，接着从胡同里走出来一个人，肩上挑一个粪篮。虽然隔雾看不清脸，听咳嗽的声音，看来的方向和走的行动，志临知道是刘西正老漢。

刘西正是一个年近六十岁的老实农民，半生以来自耕自食。解放前种地六亩半，喂个小毛驴，好年景自己再搞些其他营生，生活也没发生过多大问题。每年夏天还要吃头年积下的谷子、高粱等粗粮食，省下自己打的麦子糶出再糶谷子。遇到年景不好，就要求债主使些月期或稞粮，等到第二年忍着一家人不吃馍也要强省下来归还。土改后他又分到四亩地，生活才一天好一天。可是他一直没有参加过互助组，直到去年本村农民都报名参加高级社时，他才带着一家人报上名。他向来有这个脾气：什么事情他自己没想通以前，他就公开反对，有人与他解释，他就拿自己想的理由尽

量辯駁，向來不“人云亦云”地打順風旗；可是想通了，他就會不顧一切地大力支持，甚至與自己有損他也願意干。因此有人認為他頑固，但也有人說他單純耿直。就如他思想打通參加合作社以後，處處關心社裏的事，干活總是盡力的干。有時甚至會忘了自己年老，與青年一起帶頭干。志臨心裏說：“好，就先與他談談。”

“哈，‘冬霧雪，夏霧熱’。這天一點不冷，是溫雪啦。”西正聽見志臨向他招呼，看來好象有事，也就不再去轉着拾糞，和志臨一塊回家了。

西正進院，就叫兒子大周拿柴給志臨燃火取暖。誰知大周起身後不知到那裏去了，是英妮從灶房抱着兩個芝蔴稈送來。志臨一個勁地說：“不冷，不冷，今早晨不冷。”無論如何也拗不過西正老漢的誠意，結果英妮還是燃着了。

“大伯，現在咱隊想搞木工活，您說行嗎？”志臨說。

“啊，木工活。咋搞，做啥？”西正眼一瞪看着志臨說。

志臨接着就把为啥要搞木業，又有什么困難等等原委說了一遍，最後說：“天，眼看要下雪，搞運輸是不行了。尤其是順着河道拴筏往逍遙鎮運圓木，一去二十多里水路，水結冰，人也太受罪。”

“搞木業沒人會，新學能行嗎？冬天這麼冷誰學呢？”西正邊烤火邊說。

正在掌握柴燃火的英妮早就聽得出神，搶先答腔了：“爹，怎麼新學不行，木匠還能是先學做一堆廢品，毀許多原料以後，才開始做成品嗎？沒入學，我學，我再動員幾個人。”

“你學！就不知自己是閨女。”西正瞪她一眼說。

英妮的話差点沒引志臨笑出來。志臨看她黑眉毛，大眼睛，高高身材，穿着一件花襖，外面罩着藍色呢子單制服，雖然才十八歲，可很象一个大人氣派。她也是青年團員，因為土改后才入學，1956年暑期才从高小畢業，沒有升學，就在隊里擔任婦女記工員。志臨輕輕笑笑說：“女的也行。”他朝英妮問：“你還能動員誰？莫不是富順？”

英妮刷地臉紅了，低下頭拿起小棍搗地下的灰堆，強出聲地說：“光記着他。我就不会動員雪梅、香妮他們咧。”

這時大周從外面回來，看見志臨就說：“你在这里，成運叔在街上找你哩。”還沒等志臨答話，英妮就說：“哥，你去喊成運叔到咱家來吧！”志臨看大周扭回頭出去了，也沒阻攔。

霧漸消了，天空雨滲滲地似乎要下，街上一点也不冷，絕不象冬月的天氣。大周到街上喊成運，誰知一會兒就不見了。于是大周只管順着街往東走。正走，忽然聽見吵架的聲音，只听一個娘們的聲音最高。他站住腳向北一看，于大明家大門口站着一個婦女，四十歲上下，穿的藍棉褲花襖，剪髮披在肩上，也不戴帽子，不頂手巾。她正在探着身子，賊頭賊腦地向門里偷看呢。聽見有人走來，忽然扭過身向大周擠眉眨眼，帶着幸災樂禍的笑容，還嘴里小聲說着什麼。大周看不慣她這種賤相，搶步走到跟前，門里吵的聲音低下去了，一時他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少不得問她一句：“誰在吵架？”那女人伸着脖子輕腳輕手地走到大周面前，好象報告什麼祕密事，特意壓低了聲音，比手畫腳地說：

“噢！你还不知道嗎？他家的‘大学生’昨晚从西安找工作回來啦。恐怕是沒找着事干，听说他爹气的不起來，娘罵着化錢沒济到事上。”說着走到大周跟前，拍着他的臂弯，說：“你听，你听，孩子正哭哩，咱大隊長細細在他家說相書解劝哩，嘿，那是自己想叫儿子当官，禍是自尋的，还罵人哩！”“人家生气你就恁高兴？”大周知道大明的儿子回來了，不說二話丟开她就向門里走。

“錢既然化了啦，嫂子也不要再埋怨孩子了，就是大明哥也不必再生气，吃了飯还到隊里干活。均儿也不要苦惱啦，該干啥活还干啥活。……”这正是成运的声音。

大周走進屋，見成运叔靠着門蹲在堂屋門口，均儿俯在屋間一个小方桌上啼哭，大明婦在西窗台前的鍋后做飯，大明还在里間唉声嘆气。大周向均儿說話，均儿只顧哭。大明婦看見大周可又把一早起說过几百遍的話嘮叨开了：“長大啦，会气人啦，供給他上几年学，別的沒学会，学会个化錢，喂个猪賣四十多元，还有放着的十來多元，半月的工夫，化个淨光！”

“当时您也愿意叫去，您不愿，我能去？”均儿哭着气愤地說。

也难怪她嘮叨，大明一輩子老实，整年省吃儉用，受过半輩窮，自土改后分了几畝地，日子才算好过些。大明家的更是一个不会化錢的妇女，就是土改后叫儿子上学，每年買書買文具什么的，也是光指她招草帽辦賣錢供給，从不动用家庭的基本財產。每当她賣了草帽辦或雞蛋一时化不着，能積夠一整元，就成了基本財產，用布包起來再也舍不得化了。照她

的話說，是准备办一宗成样的事。儿子要錢化，她再另湊。一輩子就一个閨女一个儿，閨女出閣走了，就完全指望儿子。誰知均儿今年高小畢業沒有升上学，現在又是化了錢沒找着事回來，她怎么不嘮叨呢？大周也安慰了兩句，叫她不要再嘮叨。同时朝均儿說：“我不是与你一样高小畢業，只是比你早一年，在鄉劳动我觉着比在別处干事还合适哩。从入秋來我教夜校，來往有志臨他們帮助，还長知識。……”他正說着，大明嬸又埋怨起來，說均儿就沒有大周有見識。均儿又不耐煩地頂撞了几句：“那是你的主意，你說我表哥在那里干事非叫我去找工作……”一时娘儿倆又吵开了。大周趕緊解劝，成运也大声安慰，哪里安慰得住。大周不耐煩地說：“还吵哩，臭娘們在外面笑飛了。”

大周一說这，娘儿倆一齐都住了嘴。大明嬸問大周是誰在外面，大周气憤地說：“是打冒庄那个賤媳妇嘛。”接着他又說他過來时見她怎样在門外探头听，怎样得意地向他學嘴。大明嬸听了罵道：“好个臭娘們！”

大明在里間躺着，大周的話他听得清，只長長地嘆一声气，也沒說个什么。

外面这娘們不是別人，就是本村有名的惡霸楊老四的小老婆，她在楊老四活着的时候，因为老四又娶个三婆，她就和老四的狗腿子“护兵”楊八成私通。解放那一年，楊老四压迫着老百姓，躲到这村南六里远的胡家寨，守寨抗拒解放军，但很快就被新成立的区大隊打开了，依照羣众的要求把他鎗斃。这个娘們从此就公开成了楊八成的老婆。楊八成向來不务正業，在初解放时（1948年）他跑着鑽空搶劫行商，夜里合夥牽牲口搶店，拉攏一小股人到处詐老百姓的財

物，結果到鎮壓反革命時，被人民政府逮捕法辦。從此她在家胡勾引男子、說個壞話，幾乎成了她的正業。合作化後，誰也不作浪蕩子了，她感覺孤單，就想改嫁。她不肯嫁給庄稼漢（實際也沒人要她），一心想到城市逛逛去。今年春天，拚幾個錢就到鄭州去了。她走的時候說是找對象去，結果過一春又回來了，因此人們給她起個外號叫“打冒庄”，是說做小販生意，無目的地到處販賣的意思。

大明嫌恨她，不是沒根由的。大明夫妻本來是叫兒子在家安心農業，大明還親口說：“咱是庄稼人出身，孩子上學只是不當瞎子，也叫做庄稼。”均兒畢業後也一向在隊里積極做活。就是在秋後的一天，打冒庄到大明家串門子，一見面就誇讚均兒，說長的人物漂亮，有個做官的氣派。並拍着大明媳婦的腿壓低一道眉，嘴里濺着唾沫星子說：

“嫂子，你叫均兒到外面干個工作不行？吃好的，穿好的，又不掬勁，多得發，上幾年學也屈不了他一身的武藝啦。你看，叫小孩在家當扒地糰子，再積極還會干出個啥名堂？”

“不，咱是庄稼人，還是做庄稼是正業。”大明媳婦說。

“能當几輩子庄稼人？俺哥老實一輩子，能再叫小孩受冤？”

“小孩也沒那個本事，咱也沒錢出去找事。”

“啥沒本事，我看均兒挺能。沒錢，着個急也得叫去，只要找着事，一月兩月就掙回來了，就化不尽的錢了，您老兩口也興享享福，也光榮光榮。嫂子，您都五十多歲啦，別裝傻了。”

从此，大明夫妻就叫各親戚熟人給兒子找工作。最后是均兒大舅的兒子在西安工作回家一趟，經大明夫妻和均兒的舅勸說，叫均兒跟他找個工作，他拗不過父親和姑母姑父的臉，只得帶均兒去試試。大明媳婦想起原因，想起這個臭娘們的唆使，又看到這個事情的結果，現在，她又在一旁看笑話，怎麼不恨她？

成運和大周看她娘兒兩不吵了，又安慰一陣子，因為還有事情商量，也就急急跟大周走了。

劉成運有四十二歲，个子不高，但很粗壯，黑紅的臉上長着連鬚，老剃得發青。在他十歲時父親就死了，家里沒有一畝地，留下自己和老娘沒法生活，當年就出去給地主扛長工。二十二歲時，因為與自己在一家扛活的老工頭看中他老誠能干，把女兒許給他，自此成運就成了家。成運在外扛活，母親、媳婦在家紡花織布，勉強顧住生活。他相繼有一個小子一個女兒，家庭生活負擔加重，使他更不敢脫離扛長工的生活。家庭生活一年一年地困難，有時他甚至埋怨不該娶老婆。解放後的頭一年他還在地主家，直到土改後分了十二畝地，他才脫離了十多年的奴隸生活。由那時他參加了村里農民會，當上了組長，一九五三年他參加互助組，當上了互助組里的管理員，就是那一年十一月他參加了共產黨。合作化以後，由於村里最早的一個黨員彭書香思想上起了變化，所有的黨、團員和羣眾都不信任他，都看中了成運，就選他為本村黨小組組長和生產大隊長。他同時擔任社里管理委員。

誰知日子剛好轉，他老婆就死了，兩個孩子全靠老娘撫

养。他很痛苦。可是想到家庭的負担，想到孩子与繼母生气，就坚决不再娶老婆。但是，娘老了，一天不如一天，女儿还小，每天做饭还能对付，穿衣穿鞋就成了問題。可是这些事情从沒放到心上，每天只想着社里队里的工作。

这一夜他就沒睡好，一个勁地發急沒有会木工的人，因此一早就來找志臨。这时一見志臨的面就說：

“一夜可把我急坏啦。看天还想下雪，到底咋办？”

“哈，这是好雪，麥苗正需要哩。”志臨迎面笑着說：

“不用焦急啦，有办法。”队里搞木業，社委会研究叫向刘元兴請教，成运也知道，發愁沒有人学是他心里解不了的疙瘩。听志臨这么說，把成运猛然怔住了，就問怎么个办法，志臨說：“叫青年人学。剛才我和西正伯也說了，他也說可以。”接着他將自己計劃和英妮怎样热情都說一遍。大周在旁边接腔說：“我也学。学木匠只要有人指教就沒問題。”志臨笑着指着大周說：“看，这不是又來一个新木匠。”

“嘿，嘿，只要都愿意学，咱就試試，恐怕……”成运有些顧慮地說。

“不用恐怕毀原料，不要緊，保險做不出廢品。”大周接着說。

看俺哥，你沒做过木工活，你有把握？別驕傲。”英妮批評似地說。

他們都笑了。

西正老漢又說：“我考慮着都是些鋪板啦，鎬把啦等粗活，也容易做。嘿，你們初經手要小心。”

“好吧，咱吃罢飯在队里开个社員会，再商量一下。”成运說。

这时大周又把均儿到西安沒找到工作，回來和他爹娘吵架的事說了一遍，依大周的主張要好好把均儿整一頓。可是志臨、成运都不同意，他們認為这是思想問題，應該耐心地帮助他、教育他，使他能認識自己的前途，安心農業生產。

“哼，要听他娘儿倆吵，还不單怨均儿哩。”大周好象醒悟了。“就是哩，就更不能整。”志臨說。

这时天气陰的更加厉害了，西正家的鷄都縮着头“喔——喔——”呻吟似地向屋里棲，真的要下雪了。成运的儿子在街上喊爹吃飯的声音，一陣一陣傳過來。臨走，志臨囑咐西正伯，吃罢飯也要参加社員会。

三 刘西正的家庭

刘西正家只有四口人，老伴比他小五歲，孩子大周二十一歲，英妮十八歲，都从高小畢了業，也沒升学。照西正老漢的說法是自己做一生庄家，小孩还是繼承自己的事業；老伴可不是光为了叫孩子承父業不叫升学，她实际是怕孩子上学走远了惹她掛心。但她不肯直說不叫小孩走远，她常对人唠叨：“啊，人家小孩也多，長的也有本事，到外地工作干事的多好，爹娘請在家享福啦。俺那閨女儿子都是生就的庄稼人，沒那种能耐。”但在家可數說閨女儿子：“你們可不要慌着出去，在外也是吃飯穿衣，在家也是吃飯穿衣，为啥要跑到那人地兩生的地方干事呢，叫爹娘掛心。你爹那么大歲数了，早晚有个病痛沒人侍候。”她說这些話，孩子

有时听，有时可不听。他兄妹俩都是青年团员，父母的说话行事他们都能判断哪些是正确的，哪些是不正确的。因此他们也不肯故意与老人无益地辩驳，惹老人生气，只是能遇上机会，或者是借着谈人家比自己时才进行解释。但却不断照自己的意图违背她老人的话行事。比如，二月间，刘大娘一听说要实行义务兵役制，可把她急坏了。几乎一天三遍训斥儿子：“人家积极去当兵，你可不要干。你爹那么大的年纪，跟前就你自己。”大周总是笑着说：“不去，叫我去我也不去。”可背地早就在支部会上宣过誓，并告诉支书说：

“我一定得去，您不要看我娘思想不通，现在不要声张，等检查合格了再打通她的思想。”英妮也背后说她哥，不要听娘的胡涂话，青年人要象个青年人的样儿。”差不多她每放学回来就是这一套。（那时她正在六年级读书）直到大周去兵役站检查身体，娘问他去干啥，他还说是开会。结果大周没被批准为现役，一直到现在刘大娘还不知道闺女儿子作这件事。

刘大娘这样把守闺女儿子，是有原因的：一则是只留一个闺女一个儿，太观，舍不得走远；二则的确是有她自己的经验和顾虑。刘西正原来有五个孩子，三个男孩，两个闺女，就数大周、英妮小。说起大周这个名字，是有个意思的。大周原来是兄弟们内排第三，带他姐姐算上排第四，这个村有个习惯，不管是一母生多少孩子，男的只按男的排，大哥、二哥、三哥……，女的按女的排，大姐、二姐、三姐……。大周是第三子，起名叫三多，是他外祖父给起的名字。外祖父是个贫苦的教私塾先生，因为给闺女寻一个庄稼穷丈夫，老记挂闺女受苦。后来见闺女有三个小子，一个好似一

个，心里很喜欢，就由此祝禱着閨女長寿，享个老年福。所以給三子起名叫三多，是取多福、多寿、多男子的意思。可是，事情沒有照他的預祝，大儿、二儿都早死了。西正老倆口想起來就难受，說話間就不敢提起，尤其是刘大娘，只要提起个“三”字就眼圈紅。过二年解放了，土改了，日子也覺安生好过。为了忘却三多前面还有兩個哥哥，决意給三多改个名字，不要这个“三”字。他們夫妻一想，又多分了几畝地，小毛驢也能換一个大些的牲口了，再也不用为生活發愁，各方面多周到，就給儿子改个名字叫大周吧。

刘大娘不愿叫大周、英妮离开她，就是因为大儿、二儿和大女的沒踪影。一九四一年，國民黨派壯丁，因为有三个儿子，当官的說大儿就得去当兵，一去到現在沒个音信。只听傳說，因为他夜里跳牆逃跑被当官的發現，捉回去硬用大棍打死了。一九四二年遭荒景，怕孩子餓死，想着叫逃活命。适值本村住的國民黨隊伍，有个姓高的連長，說的冠冕堂皇，叫把大女当他义女，他給她尋个婆家，那年她就十七歲了，心想閨女終久是人家的人，就叫跟他去，免得餓死。孩子臨別的时候还說：“爹、娘，您都別难受，我無論到哪里都給您來信。”誰知一去十几年音信全无，他老倆口豈不也以为是死了。二儿子是在一九四六年，給过路的國民黨隊伍抓走的，当时只說叫送送給养。听說沒到漯河市，当官的就給他一根大槍干。孩子看着回不來了，走到西平縣就趁机会逃跑，不知怎么被当官的看見，一槍打死在田野里。这些，刘西正夫妻只听說，心里总祝告着不要是事实，但就是知道真切的人，也不告訴他們事实。因此总都沒音信。在刘大娘心里，出出自己的村就是大坑，甚至是要命的坑。刘西正老

漢比起老伴多有点見識，近几年自己看到的事實証明：在云南、貴州干事的人，离家几千里，不也是說回來就回來，說去就去嗎？在朝鮮当兵的人，不也是能請半月二十天的假到家看看嗎？有时还帶信叫家里人去住几天呢。离家千而八百里，見面哪成問題呀。因此，閨女儿子無論干啥，他采取不鼓励也不阻攔的态度。能遇到孩子干自己最滿意的事，也是望着老伴的臉，趁机給孩子敲敲“小边鼓”。

刘四正老倆口現在心里記掛着兩件心事，尤其是刘大娘几乎每天想說一边。一件是大周娶媳妇的問題，一件是英妮出嫁的問題。

一天，吃过晚飯后，大周、英妮都开会去了，西正抱住个水烟袋在屋里吸，刘大娘盤腿坐在对面的草苫上說：

“你看，英妮今年畢業沒有上学，在家不到两个月工夫可瘋了。听說要和富順鬧什么恋爱的。你看，气人不气人。”

“嘿，恋爱就叫恋爱呗。小孩大啦，誰也管不着，都兴啦。”

“你当爹的也不該管管？小孩是不是走那路对。”

“閨女生就娘管的人，你只要認為对，我有啥說的。”

其实英妮和李富順好，刘西正早就知道了，这門親他是滿意的。有时見到英妮和富順一路走或在一个地方干活，自己还故意不到跟前去，讓他們說話儿。只是西正英妮父女倆对富順的認識不同。英妮和富順好，是因为富順办事認真、負責。在隊里当男記工員，每天記分評分，無論对誰一点也不含糊。思想上也比較進步，因此相信能与她合得來。刘西正可不然，他知道富順是上过初中的学生，人物長的也漂亮，家庭也富裕，合作化前土地比自己家里每人多合